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特等民兵英雄崔三娃

崔三娃,1912年生于山西交城县石沙庄村的一个贫穷家庭,13岁就给地主放羊,捎带打猎,练就一手好枪法。他当过长工,学过木匠,可就是吃不饱肚子。新政权成立后,他们家分到了土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38年2月,日寇侵占交城县中西川地区,崔三娃一家祖宗三代居住的石沙庄被烧成一片废墟。家仇国恨,使崔三娃毅然扛起长枪,加入了抗日民兵武装。不久就担任自然村民兵分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带领民兵在交城山川勇敢地与敌伪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崔三娃

神枪专打指挥官

抗日战场上,崔三娃打山时练下的本事有了用武之地。几场战斗下来,崔三娃“神枪手”的名气就越叫越响。

1942年春,崔三娃带着他的民兵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把疯狂一时的日军精锐“佐佐木轻装突击队”100多人包围在了木沟口。天蒙蒙亮时鬼子沿着河川开始进攻。只见三娃不慌不忙端起枪,很远处就瞄准了日军指挥官,只听“砰!”的一声,指挥官便应声倒地。敌人顿时群龙无首,慌作一团,民兵与正规军一齐趁势发起进攻,猛打猛冲,鬼子被消灭殆尽。

1942年6月,崔三娃被提拔为区民兵大队长,带领120名民兵在中西川一带打击敌人。一天,他们得到情报,日军要纠集晋中平川各县日伪军进犯中西川。当时,八分区正规部队正在外地作战。面对严峻形势,崔三娃镇定地说:“部队不在,我们来抵挡。决不能让鬼子横冲直闯!”于是发动大家在敌人必经之处的路边、石头旁、田地里,分别埋下了地雷、拉雷、自发电雷、拔不倒雷。然后带领民兵埋伏在坡上丛林中。待大道上的地雷一被踏响,崔三娃便一声令下,打!手起枪响,日军军官先被击毙。此时埋在路两旁的地雷也被一一踏响,敌人顿时乱了阵脚。埋伏的民兵抓住时机,乘势用机关枪猛烈扫射,敌人狼狽撤退。

1942年夏季,日军扫荡八分区,县长张清源用望远镜发现,日军正从沟东南的翟家庄方向朝他们步步逼近。他对身边的崔三娃说:“三娃,人人都说你是神枪手,你能不能把骑洋马的敌人敲掉?”崔三娃冷静地说:“我试试看。”说着,他迅速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只见三个骑洋马的日军军官大摇大摆前后相随,间隔不过三米。当他们进入射程内后,崔三娃果断射击,“砰!”一声枪响,走在最前面的军官应声落马,后面第二个正在惊慌失措当中,也被击毙。第三个军官见势不妙,翻身下马,崔三娃的第三颗子弹也到了,顿时被打个四脚朝天。随后,我军发动猛烈攻击,几乎全歼该股日军。

1943年10月,日寇惨绝人寰的毁灭性扫荡开始。崔三娃跟随部队一起作战,在康家沟反扫荡时,又是一枪击倒一名指挥官。神枪手崔三娃的威名风一样在交西和晋绥边区传了开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传颂和爱戴。展开春季反扫荡后,崔三娃向各村的民兵中队发出杀敌比赛挑战。三娃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领导着他的民兵中队昼夜不停地打击敌人,创造了一个人打死35名敌兵的奇迹。

壮大民兵“挤敌人”

崔三娃不仅自己枪法好,而且重视传授经验,培养训练民兵。为了提高射击技术,在生产打猎中每遇山猪,他都让民兵先打,练习射击。为了不断提高战斗能力,他还带领民兵学习摸据点、抓舌头、造雷埋雷、投手榴弹。在他的培养和带动下,全县涌现出了王秀成、崔玉儿、张志彪等许多射击能手和民兵英雄。1943年,毛主席发出“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三娃领导民兵积极开展了“挤敌人”斗争。

1943年8月,日军在连续多次扫荡之后,将其据点扎在了我根据地区域的岔口村,200多名伪军驻扎在葫芦川和中西川咽喉要道,修炮楼,筑工事。崔三娃接受任务,每天带领民兵,到岔口村袭击敌人,迫使敌人的炮楼3个月都没有修起。后来他和民兵英雄段祥玉、韩凤珠等商议并经请示批准,将敌人据点周围近20个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一夜之间全部空空野

转移到了根据地,使敌人陷入无粮食、无民夫的孤立困境。随后崔三娃根据县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和武工队的部署,组织民兵基干队,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上地雷,从四面八方封锁围困岔口日军,日夜监视和打击出扰之敌。有一次敌人清早出发,刚出碉堡,就遭到“榆木炮”的猛轰。崔三娃和民兵一起上了刺刀,身上装满手榴弹,多次冲入岔口据点,吓得日伪军钻入碉堡一枪都不敢发。

为了断绝岔口据点水源,三娃派民兵隐蔽在敌人平时饮用水处对面的山坡上,一遇日伪军出来担水,就开枪射击,先后有好几个伪军被打死。敌人白天不敢出来,只好深夜偷偷行动。崔三娃又发动群众,让那里的水无法饮用。敌人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再加上冷枪冷弹的袭击,整天被困在据点里,只好于同年7月狼狽撤离。部队和民兵取得了“挤敌人”斗争的胜利。



(馆藏文物)



馆藏文物

保护群众搞生产

崔三娃的民兵队不断发展壮大,青壮年纷纷加入他的“移民中队”。三娃不但带领民兵打击敌人,而且发动民兵劳武结合,成立抢耕队,耕田种地。在组织变工生产时,三娃组里只有25个劳力,种地就达到500亩。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说:“三娃的民兵了不起”。

1945年崔三娃还发动建立起联防警戒哨,把情报与爆炸相结合,把防奸、锄奸和缉私、缉毒相结合,保卫后方,维护秩序,稳定群众,发展生产。

三娃不仅有出色的军事素质和劳动本领,而且积极领导和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富有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团结友爱精神。

他经常对人讲:“咱受过地主剥

削,拆房卖地,当长工,是毛主席才让咱过上好日子”。日子好起来的崔三娃依旧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他心爱的步枪,不停地为群众利益而奔忙。为了表彰崔三娃的先进事迹,1944年12月,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崔三娃被授予“特等民兵英雄”称号。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为了解放全中国,崔三娃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率领民兵激战平川。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他为了给部队铺平进攻的道路,竟俯身趴在铁丝网上,让战士们踏着他的身体前进,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建设新家乡。1982年6月,崔三娃病逝,终年70岁。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宝贵的雨花石

我的一个小盒子里,珍藏着一百多粒雨花石,这些五彩斑斓流光溢彩的小精灵确实招人喜爱,闲来无事打开盒子浏览把玩一番,心情顿时大好,即使有满腹的烦心事此刻也都忘在了脑后。尤其是当将它们浸于水盆中时,粒粒色彩绚丽纹理分明,光怪陆离璀璨灵动,甚是好,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唯一遗憾的是这些雨花石都是在旅游景点买来的,均有手工打磨加工的痕迹,美固然美,只是缺少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稍稍细心些就会发现,在这一堆美不胜收的雨花石中,有两粒外表粗糙花纹模糊的一黑一白看似一般的石头,混杂在美丽中着实丑得扎眼,一朋友见了不屑地说:“这一大堆珍珠中掺上两块丑石做啥?干脆扔了算了。”说着就要动手,我赶忙制止并说:“不,这一大堆美轮美奂之物恐怕也抵不住这两粒丑石在我心中的份量。”接着我就告诉朋友,你只要听听它们的来历,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一定会对它俩刮目相看的。

1969年深秋我出差上海,途经南京时特意下车去瞻仰革命圣地雨花台。我对雨花台的兴趣和向往源于天津著名作家石英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石英在文章里详细记述描绘了他受朋友之托去雨花台寻找一位殷姓烈士墓的经历。我沿着石英先生笔下的路线在丛林中踽踽独行。当时正值深秋时节,天气渐凉,游人很少,我走在散落于荒野的烈士墓群中,好在有作家文章的导引,没走多少冤枉路就十分顺畅地找到了殷烈士的墓地。

我虔诚地站在烈士墓前默哀,过后环顾左右前后,眼下一个个长满草的坟头,我心中好生酸楚。回到山下只有几间平房的烈士纪念馆参观,但见不多的烈士文物在橱柜里静静地躺着,其间有一雨花石展柜,看后记起了石英文章里关于描写雨花石的细节,因为南京雨花台遍布革命烈士的鲜血,每一块石头上都染有血迹,历经风吹日晒天工造化,结晶成朵朵雨花,晶莹剔透惟妙惟肖,格外珍贵。我于是产生了收藏雨花石的强烈愿望,买上几粒带回去也不枉来过一回雨花台呀,让人沮丧的是那时没有卖的,眼看着近在咫尺的橱柜里的稀罕之物,我实在不甘于空手而归,于是就当机立断再次返回山野。

这一次是轻车熟路,很快就回到了刚才来过的烈士墓群间。我在墓地中来回一遍又一遍地苦苦搜寻。我用手挖开沙土,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挑拣筛选,最后还是殷烈士墓旁的沙砾中选中了两粒,一黑一白,其上既不见血花,更看不到雨花,也没有展柜中的那样玲珑剔透色泽鲜艳,但它俩毕竟是在原产地所采集,也就心满意足地装进包中带了回来,一直保存到到现在,并且还将在久的保存下去。虽然后来在不同的旅游景点我又买了许许多多精致好玩的雨花石,但我始终认为还是我亲手从雨花台采集的两粒才是真正的雨花石呢。朋友听了我的回忆,似乎也被带人庄严肃穆之中,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里,忽地他抬起头来,连连地对我说:“还是这两粒宝贵,值得珍藏,永远地珍藏。”



吕梁山故事

□ 韩长锦

两粒雨花石